

# 女孩之间的霸凌，最可怕的是沉默

孤立、白眼、窃窃私语……或许没有一个成长中的女孩不懂那些“小心思”。多数情况下，它们甚至认为习以为常——女孩嘛，就是那样的。

《女孩们的地下战争》一书的作者蕾切尔·西蒙斯，曾亲身经历过这些发生在女孩身上的“隐秘攻击”，这驱使她想要弄清楚，这些普遍发生在女孩身上的特殊攻击现象。在大量的访谈和分析后，她试图找到这些无声的战争背后的原因。

为什么女孩无法像男孩一样直面冲突？为什么女孩们的霸凌，总是悄无声息？



## ●不被允许愤怒的女孩

蕾切尔·西蒙斯在8岁时曾经历过一次来自亲密朋友的霸凌。在没有任何直接原因的情况下，她的朋友阿比突然开始跟另一位好朋友在背后议论她，并最终说服对方抛弃蕾切尔。蕾切尔被孤立，经历了一段痛苦无助的校园生活。

16年后，蕾切尔和一些朋友分享了这段记忆。她记不清其中的细节，但被针对和抛弃的痛苦却很真切。在和朋友交流后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相似的经历。

蕾切尔给自己认识的每个人发了邮件，请大家尽可能多地转发给自己认识的成年女性。在邮件中，她问了简单的问题：“你是否曾被另一个女孩折磨或取笑？请说说那是怎样的感觉。那段经历对今天的你有什么影响？”

24小时内，蕾切尔的邮箱满了。很多素不相识的女性告诉她，自己

从未跟人说过这段经历，她是第一个主动询问她们的人。

在蕾切尔·西蒙斯看来，沉默是女性的常态。长期以来，对于霸凌行为的讨论主要把焦点放在男孩的攻击行为上，且将霸凌的定义完全聚焦于肢体方面直接的暴力行为。而女孩中其实存在着另一种隐性的攻击文化，她们之间盛行着瘟疫般的霸凌行为，另类且具有毁灭性。

和男孩的直接攻击行为不同，女孩会不自觉地选择更隐秘的形式——背后说闲话、排斥、谣言、辱骂以及操控，以此引发受害者的心理痛苦。与此同时，与男孩通常欺负泛泛之交或陌生人的情况不同，女孩攻击的对象往往来自亲密的朋友圈，这令攻击行为更难被识别，受害者的痛苦也会更深。

蕾切尔将女孩之间的攻击行为

称为“另类攻击行为”。长久以来，人们认为这是女性的天然特质，认为女性就是善于嫉妒、阴谋狡诈、容易背叛、遮遮掩掩，女孩总是被打上“工于心计”的标签。

而实际上，这种隐秘攻击和社会的性别建构方式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。

长期以来，社会分工要求女性具备“照顾者”的特质，这种特质与攻击性水火不容。一个“好女人”被期待无私奉献和关爱他人，将周围的人放在第一位，甜美可爱，柔情似水。好女孩要有很多朋友，有完美的关系，因此“好女孩”必须没有愤怒。

而男孩却恰恰相反。“攻击被认为是男性气概的标志，成年人完全不介意男孩们扭打成一团，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男生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他们能否表现出强硬的一面，他们通过运动天赋、反抗权威、

行为粗暴、惹麻烦，霸道、耍酷和自信来赢得同龄人的尊重。”蕾切尔在书中写道。

性别刻板印象剥夺了女孩们的权利：她们不能有攻击性、不能生气、不能正面与人发生冲突。

在蕾切尔的访谈调查中，常常有被访问的女孩说自己想做个男孩，因为男孩可以“靠打一架彻底解决问题”。这让人联想到每个人学生时代的熟悉记忆，身边总有女孩觉得“女孩子麻烦”，或是对女性朋友感到失望，因而选择“只跟男孩一起玩”。

在书中，蕾切尔提到有学者针对孩子间的社交行为进行了一项研究。研究显示，每个孩子都对三件事情充满渴望：联系、认可和权力。当女孩们无法用直接的方式获得这些时，采取“迂回”的方式是她们潜意识中的选择。

## ●重视关系的女孩

在《女孩们的地下战争》的豆瓣评论里，很多人提到自己童年时的相似经历，那些痛苦和伤害会延续到成年以后。有人评论说，这本书提供了一种“原来大家都经历过”的释然感。

在很多人的故事中，伤害自己的女孩往往不是陌生人，而总是曾经和自己关系要好的那一个。在书中，蕾切尔也提到，很多时候，女孩的友谊会反过来成为她们的武器。

“比起冲对方大喊，一天都不跟对方说话会更伤人。”女孩会用冷漠

和孤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。而与此同时，相比于男孩，女孩也更容易将这种孤立行为视为一种危险，会担心自己因为与众不同而被抛弃。

蕾切尔认为，人们总是期待好女孩置身于良好的关系之中，这导致许多女孩没有协调正面冲突的能力，即使是小争论，都会让两个女孩怀疑彼此间的友谊。

这同时导致了关系和情感总是被女孩放在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上，

也让女孩间针对“关系”的攻击形式有机可乘。

对孤独的恐惧似乎总是支配着女孩们，让她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孤身一人，牺牲自我感受而照顾他人，甚至愿意为此维持一段不健康的友谊。

像是很多女孩都曾遭遇过这种和朋友的对话。当其中一方尴尬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和我生气？”对方或许只会轻描淡写地回复：“没有啊。”但刻薄的眼神和沉默会持续存在。

或许这种习得性技巧也会被一些女性延续到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，因为社会文化并没有教会女生如何处理矛盾。

而在这种要求女孩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完美关系的文化中，霸凌行为也会被合理化为是由于被霸凌者在社交技巧上有问题。在集体中被霸凌的个体，可能会被误解为“不善于与人相处”。“而好女孩本就更容易自我剖析，又太乐于接受他人的质疑。”蕾切尔写道。

## ●名为“自以为了不起”的魔咒

在开始研究前，蕾切尔曾设想过被霸凌者的特征：生理缺陷、肥胖、贫困、不够时髦……但结果是相反的，成为靶子的人，常常是被称为“自以为了不起”的女孩。

大部分女孩都知道这一称呼的威力。“自以为了不起”的女孩会被形容为自负、爱炫耀、以自我为中心。蕾切尔指出：“自以为了不起”甚至会成为一个伴随女性终生的侮辱性概念。

蕾切尔认为，尽管媒体对于有野心的、成功的女性给予了足够的正面展示，但谦逊、克制似乎依然在女性价值体系中占据主导。我们的文化始终在给女孩加压，依然希望

她们贞洁、安静、苗条、甘于奉献，希望她们克制对性爱欢愉、个人意见和自身利益的渴望。

“文化让女孩感到困惑，我们既要求女孩大胆，也要求她们胆小；既要求她们雄心勃勃，也要求她们有所节制；既要求她们性感，也要求她们矜持；我们教导女孩迅速行动，也希望她们静待时机。”

在书中，蕾切尔不禁发问：“如果‘女孩力’的时代已经到来，为何还要因为其他女孩的成功而感到烦恼呢？”

对于女孩们的种种另类霸凌行为，人们可能会习惯于一种说法：“女孩嘛，都要经历这个阶段，等过

去了就好了。”

蕾切尔称，这种错误的“过渡礼仪论”认为，童年生活是在“为生活进行培训”，而非生活本身。它暗示女孩们因为处在成长阶段，所以无法劝阻这样的行为。这直接造成了成年人对于女孩间另类霸凌行为的漠视，回避了她们人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，同时也低估了可能给女孩们带来的伤害。

在《女孩们的地下战争》一书出版后，蕾切尔开始和学校合作制定减少霸凌行为的对策。她创办了“女孩领导力学院”，编写了旨在发展女孩社会情感学习技能的课程，并成为其中的一名老师。改变或许可以从承认

这种隐性攻击文化的存在开始。

“如果这个世界承认隐性攻击文化的存在，女孩便将不再对损失关系充满恐惧。明白了冲突时有发生、友谊经得住冲突考验，她们可能就不那么倾向于打压他人、背后捅刀和结盟了，这些都是容易将友谊碾碎的行为。被欺负的女孩也会明白，自己并非孤军作战，她们可以拥有一套描述自己遭遇的语言，也能在学校受到保护，知道天不会塌下来。学校会拨出资源来解决各类另类攻击行为，家长会自信地联系学校，采取恰当的方式保护孩子。”蕾切尔写道。

文章来源：《新周刊》微信公众号